

Angle

當母職遇上教職— 謝美娟與翁麗淑的「性平五力」

謝美娟、翁麗淑 / 互訪、撰稿
本刊編輯群 / 整理

本期專題，我們特別邀請同為母親 / 教師的謝美娟與翁麗淑彼此「互訪」。原本以為是個茶餘飯後的分享紀錄，想不到這個打破時空地點的企畫卻難倒編輯群和兩位互訪者，一來促成兩位斜槓女性擠出時間聊天實屬不易，二來性平與教養的話題一旦展開，即是欲罷不能。兩位老師分享了有關性別平等意識啟蒙、城鄉差距、學校教育、班級經營，最後回再到自身從教職切換為母職經驗的實踐與自我的期許。編輯部將本次互訪以「性平五力」為重點，呈現這次交流過程中激盪出的火花。



謝美娟與翁麗淑——「性平五力」雷達圖



謝美娟參加 10th 同遊 (謝美娟提供)

謝美娟

澎湖縣鎮海國中主任，教育部第 9 屆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委員、澎湖性平輔導團輔導員、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第 10 屆理事長，也是兩位已就讀大學女兒的母親。



翁麗淑與兒子海翁 (翁麗淑提供)

翁麗淑

新北市鶯江國小教師、新北市性平輔導團輔導員、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理事、本季刊(91-98期)研究教師。2018年曾參選新北市第三選舉區直轄市議員。目前是三位不同學齡(分別為學齡前、國中、高中)孩子的媽媽。

Angle

自我解放力

「天生的壞壞」與「叛逆的潛力」，性平意識啟蒙後，鬆開「完美母親」的束縛

麗淑：妳何時開始關注性平教育議題，跟妳的生命經驗有什麼關聯性呢？

美娟：原來我不是「愛計較」，而是生活中「傳統」的觀念無所不在。有了性平意識之後，讓我完全鬆開「完美母親」的束縛。

互訪由麗淑的提問開始。美娟說，她生於兄弟姊妹眾多的家庭，小時候總能感受到，儘管父母盡可能地公平對待每一位孩子（或許，是窮困到看不見差異），仍能些微感受重男輕女的氛圍。弟弟總是擁有較多零用錢，清明節也有不用做掃墓粗活的特權。婚後，就像俗諺「嫁出去的女兒如潑出去的水」所述，美娟更是被排除於家族大事之外。這些瑣碎日常所堆砌而成的感受，雖稱不上是忿忿不平，而常是困惑，困惑於自己對這些的在乎，是不是「太愛計較了」。

積累起來，那些「傳統」已內化為美娟信念——「我從沒懷疑地認為，結婚後就是生子」，而母親應該以照顧家庭為己任，無微不至地照顧家人。直到懷孕生產後，碰巧閱讀蘇芊玲老師所寫的《不再模範的母親》，顛覆了美娟對於母職的想像。美娟說，「原來我是用『傳統』的觀念想像『母職』的樣貌，看了書之後就立刻無懸念的放掉了。」原來母親不必偉大，也不用那麼完美；原來女人的生活，不必只圍繞在相夫教子，而是還能有自己的追求。這是美娟與「性別平等」第一次的相遇。2004年《性別平等教育法》通過後，她參與了一場又一場的教師增能研習，漸漸強化性別平等意識。

「我沒有反抗過傳統，但接觸性別平等後就開始叛逆了！」她笑著自我剖析。美娟開始省思過去家庭裡的種種，理解到曾經心裡的不舒坦，並不是「自己愛計較」，而是性別不平等的傳統所致。那傳統無所不在，以致沈浸在其中的每個人，老早視為理所當然，而事實上，一切都有比較好的做法，傳統是可以改變的。她要求孩子的父親要分擔親職照顧的責任，並且毫無懸念地放掉「完美母親」的框架。「如果沒有性平意識，我想，等小孩長大後，我才能自由吧！放掉之後，我容許自己育兒之外可以追求其他目標，從澎湖到臺灣參加三天兩夜的培訓，都不必有罪惡感。」

麗淑的「覺醒之路」是另一種樣貌，過去的她不想結婚，甚至提醒自己「絕不要生小孩」，但現在是三個小孩的媽。她說：「我一直就壞壞的，後來總算在女性主義裡找到可以壞得理直氣壯的藉口，知道當母親可以不必完美，不用偉大，這樣的論述給我力量。只有忽略婚姻和母職的神聖性，我才有機會靠近，甚至成為當事者。如果沒有女性主義，我可能到現在還是單身，更別提生小孩。」

Angle

美娟：是啊，如果從小就有性平教育，人生就不一樣了（吧），我是一路乖，因為性平教育就和你走到一起了。

麗淑：我們的不同是我在學生時期就壞起來放了（哈哈），妳其實只是沒被啟發……有壞壞的潛力呢！

看起來似乎是女性主義將這兩個原本很有差異的人拉在了一起。此刻都在教育的職場上致力於性別平等教育。兩個人因為性別平等運動而彼此相知，相似的理念與教養觀更在許多事件中相互支持。

但兩個人所處的教育環境其實相差很大，都會與離島偏鄉性平教育的風景是否天差地遠呢？

地方性平力

性別平等教育有城鄉差距嗎？

她們兩人任教的學校屬性相當不同。美娟服務於澎湖縣的國中，全校師生加總才 30 人，班級人數僅有個位數，是間偏鄉小校；麗淑則在新北市的國小服務，全校將近 100 班，班班 27 人上下，是座典型的大校。兩間學校，一在離島偏鄉，另一則是在衛星城市，兩間學校所推動性別平等教育，會有什麼差異呢？

美娟：妳碰過家長對性平教學有意見的狀況嗎？

麗淑：在同志議題上，我們的家長會比較委婉地講，但有很多不會當面反映，但還是有人去投訴，但卻不知道是誰？感覺根本不是我的家長。

美娟：學校會有給你壓力嗎？

麗淑：學校好像有點怕我……但家長沒意見學校也不會說甚麼。

麗淑在面對家長向學校反應，甚至到教育局投訴，也是有些無奈。但麗淑也沒有為此退縮，麗淑說，「但只要是我的課，我就肆無忌憚。」所幸她任教的學校後來接任的新校長願意接受性平教育的價值，也支持老師推動，才能讓麗淑無畏地繼續教學。

這情況在美娟看來相當不可思議。雖然澎湖的民眾大多無法接受多元性別的思維，卻不曾遇過家長投訴或施壓。甚至當 2018 年的公投期間，「多元性別」成為社會爭議的核心時，她也從未接到家長的反彈。學校曾經舉辦親職教育講座，向家長們介紹同志議題，有些家長無法接受，但也只是在隔天遇見美娟時透露：「講那個不好」僅此而已。

麗淑：所以，都會區的家長較強勢，反而容易干涉到老師的性平教學，而偏鄉地區的老師，比較能放心教學囉？

美娟：這種無形的壓力讓推動老師們反而不敢在自己學校推性平，但在別的學校講課反而就比較不會有負擔。

雖然都會與偏鄉家長和學校的反應不一，但美娟認為儘管偏鄉地區的社區不會為性別平等教育群起反彈，但也說不上大力支持，而是「冷漠」。這冷漠築起了從社區、家長到老師的「不以為然」，讓老師倖免於投訴，卻無法為大力推動性別平等教育的老師，提供溫暖的支撐。

同儕性平驅動力

有戰友的性平戰場可以更有力量，但是…戰友談何容易？！

美娟直言，「性平教育輔導團到學校辦工作坊時，可以感受到老師的不以為然，或者是雖然認同你，但是這不用講太多的態度」，你像是對著棉花築成的牆揮拳，他不反彈但你也鬆軟無力。麗淑也認為，「都會區的學校比較有機會找到志同道合的老師，而這樣會比較有『使命感』，也比較有『力量』。」

美娟：這就是城鄉差距了，在都會區只要走出門就有資源了！

網路時代的今日，網路似乎縫補了不同地區的資訊落差，讓性別平等的知識互通有無，不同地區的教師只要有心，都能順利找到資源，為學生上起性平課程。然而，有了資源，缺少了同儕或社區的支持，也容易孤立無援。「所以我都往外跑，才有辦法繼續下去」美娟的這番話，道盡了偏鄉老師的無力。

校園中的性別平等，老師是阻力還是助力？

麗淑：都會區怕家長告不敢教，偏鄉沒有性平資源老師不知道怎麼教，或是說，老師沒教也不會怎麼樣……這樣說起來，不就沒有差距了！

美娟：對啦，沒教也不會怎樣。

美娟：在妳推廣性平的經驗中，最難推動對象是誰？

麗淑：是老師！

回到現實面上，在都會區教書的麗淑曾遇過家長與校方的壓力，這些無形的壓力，也讓她發現有些老師是不敢放心挑戰性平這個議題。「我覺得性平教育的城鄉差距重點並不是在家長耶，是在老師吧！」麗淑說。身為教師，面對學校體制、可以感受到自身與體制權力的拉扯。

性平能動力

身為教育工作者，我們真的可以義無反顧地推動性平教育嗎？

撇除家長和學校的顧慮，回到教學現場，麗淑描述都會區小學教師平日的教學生活：日復一日的班級雜務（打掃、學生受傷、刷牙、漱口、搬餐）、處理學生的人際糾紛（無限循環的「他打我」，「我沒有」）、處理課務（永無止盡的催交功課、訂正）、補救教學……，在教學現場，老師每天都耗費心力在很沒有成就感的事情，如果沒有下定決心一定要上什麼，一天就過去了。在這種狀況下老師的性平教育就都落實在跟小孩的相處上，界線要怎麼拿捏、尊重要怎麼落實，體貼善良，但又不要幫別人想太多；相信他人的能力、保留適當的距離與空間，但又不要顯得冷漠。除非老師能從煩雜的瑣事中見縫插針，抓住細碎的時與切入點，否則寫在書本上的「性別平等」若沒有切身體會，終究只是浮在雲端上的嚮往。

反倒是身為主任的美娟，不管是資源的運用、教材的產出與活動的推廣，更有力量走出去，鎮海國中每年都會有繪本教材的產出，為性平教育加添許多助力。

母職即戰力

從教職觀察親職，以及自己的母職身分

回到自身與班上學生家長的互動，在澎湖的美娟表示他們較少有突破傳統的現象，學生的爸爸多因為工作性質，不如媽媽時間較機動，所以聯繫上多以媽媽為主，老師也會傾向與媽媽溝通。面對孩子的學習狀況，有時候學生媽媽反而得請老師幫忙，透過老師來說服爸爸。親師關係也多一層緊密與合作。

麗淑從長年的現場經驗觀察到，小學階段家長的參與度較高，媽媽多是擔任老師的窗口，但近期有較多爸爸加入，可感受到家庭分工的轉變。由父親擔任窗口的，多屬於中產階級，知識水準較高的家庭。由此麗淑感受到臺灣性平教育實施是有成果的，尤其是在學生時期接受性平教育而今已經長成爸媽的這一代，性平的觀念已經能落實在生活之中。

回到自己的母職

麗淑：雖然我在學校有時強勢，但當我立場變成家長時，我發現有時候我反而對子女的老師變得很客氣。

美娟：哈，我也是，因為小孩在別人手上！

麗淑和美娟聽到彼此的反應，對著螢幕相視而笑。沒錯，因為她們身為媽媽，都有「人質」在老師手上。相對於教職，當身分轉換為母職時，她們對於自己孩子就讀的班級，意見

Angle

反而較少。麗淑提到，以前女兒在就讀幼稚園時，收到老師發下的書包——男生藍色；女生粉紅色。她深感這樣的刻板是不行的，便詢問老師為什麼這樣安排？老師只是簡單的說，教育局發下的時候就是相對應的數量，麗淑也沒有再多批判，但基於對孩子的責任，便去找了理念相似的家長交換書包，讓女兒知道，女孩不必然要選粉紅色。而美娟在孩子就學的過程中，也極少到學校表達意見，總是認為平安就好。

政策影響力

我們都會繼續尋找性平教育的夥伴

美娟去年 (2020) 經澎湖縣教育處推薦獲聘為教育部性平委員，今年 (2021) 接下台灣性平等教育協會理事長的職務，是突破也是挑戰。在性平會裡審視的是性平教育的政策和方針，在 NGO 團體中努力的是性平教育的教材研發、政策倡議、國際連結等。跨出學校、走進社群，是美娟尋找夥伴和動力的方式，也是持續增能的管道。

麗淑自言，相較於美娟在各領域的大步前進，她的腳步卻顯得內縮了，雖然曾於 2018 年加入歐巴桑聯盟的政治行列，投入新北市議員的選舉，還參與了公投 15 案 (性平教育法修改) 的辯論人。但現在回想到選舉的過程還是感到疲憊與恐懼。加上這兩年她擔任導師，雖說導師的工作直接影響學生的成長，但導師被綁在班級裡，在其他領域上的參與相較之下也少了很多。雖說如此，麗淑對於臺灣性平教育的發展仍是樂觀開心的期待，「這個戰場原就該是群策群力的過程，不同的時期不同的資源與條件，有不同的投入，但其他戰友仍持續努力，這才是力量的源頭，才有更進步的可能……」



翁麗淑穿著 2018 年競選市議員時的 T-shirt，在任教的學校前留影。(翁麗淑提供)

Angle



美娟與麗淑攝於澎湖海邊，在推動性平的道路，她們是彼此重要的戰友。(翁麗淑提供)

小結

季刊有幸邀請謝美娟老師與翁麗淑老師互訪，讓兩位具有推廣性平教育豐富實戰經驗的老師，從自身背景談到教育現場的觀察，並回到自己教職/母職經驗，關於未來，她們也有各自想要突破的疆界與理想，但在推動性平教育與尋找性平夥伴的道路上，她們並肩而行，是彼此重要的戰友。這場跨時空的互訪和對話，讓我們有機會了解身為教師/母親以及多重身分的兩位女性，她們如何在臺灣性平教育推動現場上，看見更多的能動性。